

2014 季 [2014 JIDU] 度 精选集

读者

乡土人文版

DUZHE XIANGTUREN WENB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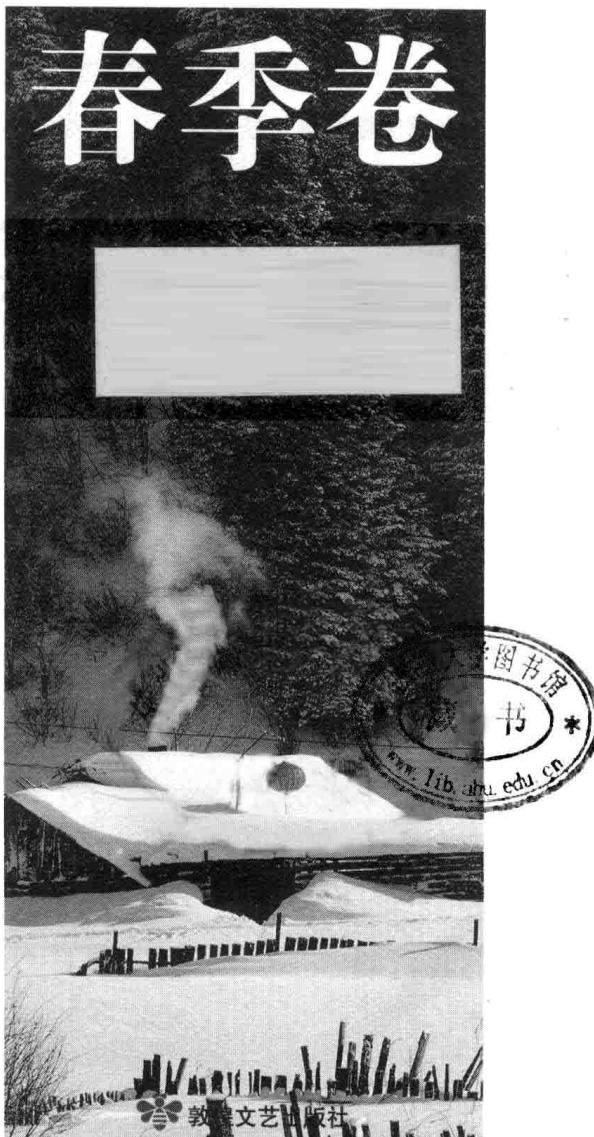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2014年 季 [2014JIDU] 度 精选集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季度精选集·春季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主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
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468-0689-1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 - 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3304号

《读者·乡土人文版》2014年季度精选集·春季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编辑部 主编

出版人：吉西平

图书监制：祁定江

责任编辑：董宏强

选题策划：高剑峰 王玉柱

特约编辑：李丹

封面设计：马顾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90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468-0689-1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忆往昔温暖如春的爱

爸爸，天堂的围巾暖不暖	琴 台	002
锯羊角的额吉	艾 平	004
欠白永霞一个承诺	玲 珑	008
代表母亲保护你	岑 桑	014
奶奶的小脚人生	陈铁锋	018
花 婆	翰 儒	020
梅山风情：庆媒人	罗理力	刘期贵 023
那些让我们难堪的亲人	安 宁	026
阿婆的存款	吴念真	029
母爱之花	朱钟洋	031
我的童年	巩高峰	034
失踪的母亲	帕蒂古丽	038
一件棉衣的温度	邓迎雪	042
姥娘土	孙覆海	045
侯银匠	汪曾祺	048
我们仨	叶 子	052

你的指尖是我一生的温暖	韩逸萌	057
谁是你世上最亲的人	四月	059
丫丫没有娘	林斤澜	062
我的小叔	张锐	065
修一座桥给“妈妈”	于永海	068
民间哲学家	牛虹	070

第二辑
爱让我们忘记忧虑

葬礼	风举荷	074
下雪	南在南方	077
等	孙春平	080
乡村之光	周伟	082
五个饽饽	莫言	085
乡村邻居	牛润科	090
一坛乡情煨酒	简心	092
白菜的温柔	陈念萱	096
一盆面条两头蒜	刘秉忠	099

穿过骨头抚摸你	朱成玉	101
乡村打喜	陈孝荣	103
谁喊了我的名字	李广智	105
下乡北大荒	邹静之	108
去镇上喝牛肉汤	邓洪卫	111
南方落雨，北方落雪	黑白	114
簸箕里的沙屑	江泽涵	116
铁匠铺	李登建	118
牛骨头	张玉清	122
家在山东	倪萍	127
爱让我们忘记忧虑	李丹崖	130

第三辑 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

扎达土林：至上自然粗犷之美	美朵	134
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	刘顺儿妞	136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	帕蒂古丽	139

转场的哈萨克	刘斌立	143
一村菊香的境界	邵火焰	146
走，咱们一搭逛西安走	秦锦屏	148
北京的“大”与“深”	赵园	151
试花果	周莹	154
夏 收	汤成难	157
野燕麦的生存智慧	祁云枝	160
昆明在别处	卤蛋	162
金秋蛤蟆坝	史建忠	166
故乡其实没那么好	李小米	169
拉萨人：最虔诚的信徒，最低调的土豪	梁雅祺	171
种植一地回忆	雷文科	175
最辽阔的人心	马德	178
窑洞时代	高凯	181
山西，山西	柴静	186
早 晨	蒋春光	191
狐狸的母爱	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194
虎子：你来过，你很乖	桃子夏	198
烈 马	张鸣跃	201

第四辑

说不完的故乡文化

常熟翁家：书香名门，帝师世家	侯 珩	204
故乡车站：追寻故乡的味道	依江宁	209
故乡地名那点事儿	马九器	214
端鼓腔：扎根船头的民间说唱艺术	褚 新	216
图们江文化：活着的遗产	曹保明	218
千年科举那些事儿	高晓松	221
百家姓之赵姓	袁义达 邱家儒	陈建魁 224
百家姓之董姓	袁义达 邱家儒	陈建魁 229
秦腔：流淌在秦人血液中的音符	刘彭涛	234
白 夜	贾平凹	238
迟来的喜镯	岑 桑	241
我们村庄的传说	胡学文	246
祖 屋	农 人	249
与父亲有关的故事	陈倩儿	252
计程人生	张怡微	255

手心手背不一样	林 涛	258
不比较，才快乐	顾晓蕊	261
寻找城市的灵魂	李 晓	263
茶马古道：穿越千年的商贸走廊	李欣瑶 周者军 罗卫东	265
篁岭：一幅深藏山野的古典乡村画	尤紫璇	270
小巷里的纸牌时光	龚 为	272

第一辑

忆往昔温暖如春的爱



爸爸，天堂的围巾暖不暖

文_琴台

我是两岁那年被妈妈丢给杨老三的。

那年，在村西头张半仙的撮合下，妈妈带着我千里迢迢嫁到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为了筹备婚礼，杨老三卖了5只山羊，攒够了2000元钱。

正商量着要摆喜酒时，妈妈的娘家忽然来信了——我的姥姥病重。妈妈把我托付给杨老三，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钱离开了，从此再无音信。

从村里人的言语中，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很多个漆黑的夜里，我无助地想，如果哪天杨老三不愿意养我了，那么，我又能去哪里呢？似乎一夜之间，调皮的我就变得懂事起来：认真学习，勤快地做家务。

13岁那年，我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给他织了一条并不好看的围巾。没想到，当他看到那条围巾时，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那一刻，我在心里暗下决心：等长大挣了钱，一定好好孝敬他。

可是，他似乎等不到这一天了。

杨老三突然病倒了，先是心口疼痛，然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村里人都鼓动他去找我的妈妈索要抚养费，好用来治病。他似乎被说动了，抖抖索索地找出了那封信。那是妈妈临走前留下的信，上面有姥姥家的地址。

我的心凉透了，到底不是亲生的，好的时候当我是养老的保障，如今需要钱了，又拿我换一笔抚养费。

三天后，他回来了，并没有带回我期待中的妈妈，而是带回了一个更大的噩耗——我当初是那女人偷来的，只不过是她骗钱的人质。

他变得更加沉默，可似乎并不想放弃我的抚养费。两个月后，我突然被人从学校里叫回了家。

家里挤满了人，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冲过来抱住我号啕大哭，我懵懂地看着她身后的警察和藏在角落里擦眼泪的他。费了好大劲，我终于知道，村主任将我的DNA数据放到全国寻子网上，千分之一的概率，我竟然和一对一直寻找遗失女儿的夫妻契合了。她就是我的亲生母亲。

新家比原来的家不知好了多少倍。可不知为什么，每个晚上，我都会梦见他。让我唯一心安的是，妈妈说，他们给了杨老三5万元的抚养费。3个月后，妈妈决定带我回去看看他。我兴奋地拿出所有的零花钱，去商场里买了一条围巾。

可等我站到那个荒凉的家门前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像疯了一样飞奔到村西的坟地。

妈妈流着眼泪慢慢点燃了我买的那条新围巾，她一个劲地摇头：“大哥，你怎么这么傻，那5万元钱，不就是用来给你看病的吗？”

原来，在我被认亲的妈妈接走后，那5万元的抚养费，他又偷偷地寄给了妈妈。附言栏里，他只写了一句简单的话：“这么努力地寻找你们，不是因为钱，而是想在我走之前，给花儿找一个让我放心的家。”

锯羊角的额吉

文_艾 平

额吉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深处向远方遥望。风是苍天的舌头，吻着额吉银灰色的发丝，牧草是大地的手指，抚摸额吉长长的影子。额吉的身体挺立着，脸和手与泥土同色。

在这十几年里，额吉的5个孩子像小燕子一样飞出了蒙古包：大儿子和大女儿在旗里生活，其他3个走得更远，一个在呼和浩特，一个在北京，还有一个在日本。他们的名字像一首诗，在巴尔虎人的嘴里一遍遍传颂。每当草原上有婚礼的时候，额吉不论多忙，也要赶去祝贺。回家以后，她便把在宴席上听到的赞扬自己儿女的话，说给留在家里放羊的阿爸听。

额吉和阿爸没到城市里去享受儿女的成功，他们怎么能离开草原呢？羊怎么办？草场怎么办？每当酸奶子成型，手把肉出锅，额吉便想起从前蒙古包里那5个小脑袋围着桌子等着她分食的情景。每当大雪把草原变成银盆，额吉就后悔把马群卖出去的事情。要是那匹沙毛马还拴在蒙古包前，额吉这会儿一搂鞍鞒上了马，由着马蹄“咯噔咯噔”地敲打着雪壳子，眨眼工夫就能看到大儿子和大女儿了，只要和孩子们一起喝上一碗奶茶，她心中的草地便会像获得了春天的雨水那般滋润。

早晨，阿爸骑着摩托车赶着羊群远去了，只有那几头病羊陪伴额吉。

有什么声音能来搅动一下额吉的草原呢？

额吉似乎听见蒙古包里的桦树皮摇篮发出婴儿“咿咿呀呀”的声音，听见了沙毛马还是个驹子时那细弱的响鼻声，听见有人在牛粪堆下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其实额吉也知道这些声音都是自己胡乱想出来的。可是，这

些胡乱想出来的声音却让额吉萌生出想说说话的欲望——有一只羊的犄角早就该锯了，你说把孩子叫回来吧，还有点不值得；不叫吧，家里的锯条不好使了，那羊不能吃草了。

额吉想，大儿子忙，就给大女儿打个电话吧，让她回来的时候捎上一根小锯条，可是大女儿的电话老是无法接通。额吉刚把电话放回草窠里，电话却响了。额吉喜上眉梢，一拿起电话，却是一个推销电话，这一次推销的是香港直飞游。额吉对着电话说：“我飞了，你来给我们家他阿爸熬茶呀？”

额吉把头上的白缎子头巾摘下来，在阳光里抖了抖。头巾上没有一丁点灰尘，今年草好，厚厚的，像在地上绣了一层丝绒，风只能刮起满地的香味儿，刮不起一丝沙尘。额吉心一宽，就听出来草原上其实只有一种声音，是身后那只羊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响。那羊的两只角长到脑后，打了一个弯，又向前长，直杵到它的嘴里，使它无法吃草。额吉昨天给大儿子打了电话，让他回来时捎一根新锯条。

儿子说：“额吉，你等我放假回来锯。”大儿子在旗里当干部，总是说回来，到时候就回不来了。于是，额吉自己进了羊圈，抓住羊耙子，捆紧了它的腿，动手锯羊角。这羊耙子是额吉一手养大的，高大壮实，羊群里有十几个它的儿子。除了初冬的时候放进羊群配种，额吉平时把它关在蒙古包前的小圈里，像个佛爷似的供养着。

额吉觉着自己近来好像有一点怕，怕这头大角的羊耙子变老，老得冲不到小母羊的身上去，老得嘴里的8颗牙不能把青草咀嚼成浓浓的绿汁儿；怕它有一天突然往草地上一歪，就把魂交给长生天了。额吉知道人也和羊一样，迟早有那么一天。

阳光顺着额吉手上的小锯条爬来爬去，羊侧着脸，眼睛随着锯条眨巴。额吉锯着锯着，心里渐渐地生出一些惆怅。她想放开嗓子唱一首歌，唱一首很久不唱的长调《牧歌》，又由《牧歌》想起长调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这首歌谁也没有宝老师唱得好听。额吉想把宝老师的歌儿唱出来，让自己的心在一个人的草原上无拘无束地回到年轻的时光里。可是额吉弓着

腰，锯着羊角，气喘吁吁地唱不出来。额吉需要一个嘹亮的声音，来助推一下自己这不由分说的想头。她连忙打开手机，她想起小女儿说手机里可以找到很多草原歌曲。

手机里的歌声唱起来了，高亢而悠扬——阳光……阳光流淌……就在……就在……这片草原……额吉不明白，手机为什么总是唱这一首歌。额吉的手机是最新款的，是小女儿给她设置的。小女儿经常给她发来照片，额吉和阿爸虽然不会翻看，却还是盼着小女儿不断给他们发，因为每次一发完，那调皮的小女儿就会打电话来。上了大学的小女儿说话还是那么奶声奶气的。额吉和阿爸一听到小女儿的声音，就好像看见了10年前把小女儿送到旗里上小学时，她那小羊羔似的的样子。因为小女儿发来的她跳舞的这些图片，额吉和阿爸便有了叫大儿子和大女儿回来的理由。他们一到家，家里的蒙古包就会像萨日朗的蓓蕾突然绽放，变得活色生香。

额吉捣鼓了老半天，手机还是唱不出别的歌曲来。额吉觉得，哪怕是小母羊娇嫩的奶头，也要使劲才能挤出奶来。可是还没等额吉的手指使劲，屏幕上的符号就展开一双又红又绿的翅膀，“刷”一下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阳光……阳光流淌……就在……就在这片草原……”岁月果然就在额吉的蒙古袍的边上流走了。额吉想，人要是草原就好了，年年都重新发芽，永远都不会离开自己最心疼的小草和小花。

额吉用手摸摸羊角上自己锯出的口子，还是那么浅。她伸伸腰，喝了一碗奶茶，开始喂羊。额吉用两只手向外掰着羊耙子的两只角，蹲在羊头前面让羊自己吃草。冷蒿和碱草，还有野葱幽绿发亮。羊耙子性子急，老想摆脱贫吉的手往前够草。额吉弯着腰，慢慢随着羊往草厚的地方退。

额吉心想，要是老头子看见自己这样侍弄羊，一准儿会说，你这个女人真是个傻狍子，你不要你的老骨头了。额吉的嘴边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微笑，在心里和阿爸说，你不是一直说你老婆像一头4岁小母马那么扛造吗，你这爱尥蹶子的儿马子啊，也懂得心疼人了……俄顷，额吉觉得腿有点支撑不住身子，她想站起来换个姿势，到底是身子骨不那么灵活了，没等姿

势拿好，就一屁股蹲儿跌坐在了草地上。

随着额吉这一跌，“扑棱”一下从草丛里飞起一只百灵鸟，它旋转在额吉的头顶上，一声比一声叫得凄厉，就是不肯离开。额吉知道春天深了，果然看见身后有一个用乱羊毛和软草做成的窝，窝里面是4个浅褐色的鸟蛋，油汪汪的，挺好看。额吉赶紧牵着羊，远远地躲到了蒙古包的影子里。百灵鸟轻轻落下来，继续自己的天职。

在寂静的阳光里，一个巴尔虎母亲慢慢地锯着羊角，一只百灵鸟妈妈静静地孵卵。

欠白永霞一个承诺

文_玲 珑

白永霞是个女孩子，土族，15岁，长相甜美，能歌善舞，家在青海省互助县威远镇大寿路村。

白永霞是一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女孩子，只是我不久前在青海旅游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旅行社安排的娱乐项目中的“演员”。在短暂的相逢和远远地离开后，我以为我会忘记她，但是我一直做不到。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她清澈的眼睛、好听的声音、桃红色的衣裤和带着阳光气息的笑容……但这些并不是我频频想起她的理由，我记住她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没有兑现的承诺。

年少的眼睛里的清澈和纯净

因为对青海湖、油菜花和环湖自行车赛的向往，2012年8月，我和几个朋友结伴，一路向西，去了青海。

旅行社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行程：第一天，自然是岸边开满油菜花的青海湖；第二天，便是塔尔寺和互助县。

导游很尽职，在去互助县的途中，把互助县做了详细介绍。

互助县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县，居民以土族为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现在大多数的土族孩子都学习汉语……

车子进入一个小村落，除了村民的穿着，和青海的其他村落并无不同。